





人虎傳

說淵五十二別傳五十二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于號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踈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



言海三集  
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  
楚間期斂于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  
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畱宴遊極歡將去  
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  
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於汝墳逆  
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  
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  
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微竟不回於

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  
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  
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  
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  
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  
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命駕  
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  
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



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微者  
儼昔與微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  
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  
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  
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微也儼乃下  
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  
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  
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

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  
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  
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  
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  
盡欵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  
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  
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  
致淹畱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



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  
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  
嶺南虎曰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  
謂盛矣況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  
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  
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  
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  
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

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  
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  
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  
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  
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  
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猥  
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班毛生焉心甚  
異之旣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



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  
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  
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  
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  
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  
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  
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  
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

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覲於人故分不見  
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  
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  
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  
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  
君今旣爲異類何尚能人言邪虎曰我今  
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  
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



難堪不幸控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父  
飢某有餘馬一疋畱以爲贈如何虎曰食  
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  
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畱以爲贈可  
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  
畱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  
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  
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

我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  
逆旅中爲疾發狂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  
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號怨豈知  
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齋書訪吾妻  
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  
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  
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  
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



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  
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  
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  
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藁當  
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  
闕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卽呼僕命筆隨  
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  
者至于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

得寢而不傳歟旣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  
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  
懷而攄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  
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  
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  
蓬茅下君已乘輶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  
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  
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



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踈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

此爲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父畱使旆稽滯王程



願與子訣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  
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  
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跑踣巖谷皆  
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  
持書及貲贈之禮計於微子月餘微子自  
號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  
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飢凍焉  
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人虎傳終

馬自然傳

說淵五十三 別傳五十三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爲縣小吏而湘  
獨好經史攻文學嘗與道士天下遍遊後  
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坐水上  
而來衣履不濕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  
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  
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  
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桺樹令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  
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  
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  
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  
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  
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  
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甕器

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  
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  
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  
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  
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  
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



穿屋穴墻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  
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  
羣鼠前皆若叩搥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  
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  
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  
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  
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  
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及食而去僧齋

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道諸暨縣南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  
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  
見道士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  
失奉迎致遺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  
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  
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  
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



言湘三集  
僧當能下牀矣僧回果如其言湘翊日又  
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  
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  
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  
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  
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遂化成真  
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  
三湘又畫一獾子亦以水噀化成走趁捉

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  
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  
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  
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  
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  
壁上睡即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  
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



言湘集  
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  
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  
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畱連忽  
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  
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  
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  
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

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  
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  
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  
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疾告者  
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  
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  
患腰脚駝曲杖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  
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



者固讓不受強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  
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畱歷數變  
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  
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  
省兄兄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  
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

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  
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畱  
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  
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其故具  
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  
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  
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  
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歙州梓桐



說淵三集  
馬自然傳  
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川謂  
人我仙官也敕江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  
棺乃一竹枝而已

馬自然傳終

寶應錄

說淵五十四別傳五十四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  
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  
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  
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  
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  
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  
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



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  
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阜  
衣引真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  
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阜衣者指之曰化  
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  
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  
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  
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

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  
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  
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  
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  
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  
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  
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  
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



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阜衣者送  
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  
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  
盧恆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  
往訊之恆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  
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  
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  
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

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粟澤若  
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  
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  
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  
無異雕鏤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  
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  
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  
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



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  
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  
同視咸異之翌日侁至恆白於侁曰寶蓋  
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  
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  
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  
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  
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

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  
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  
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  
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  
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  
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  
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  
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



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  
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  
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進達  
若何圓悟而止侁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  
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  
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  
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  
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

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  
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  
上旣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  
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  
有超升號真如爲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  
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  
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壩高  
厰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琯所居



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寶應錄終

白蛇記

說淵五十五

別傳五十五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  
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  
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  
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  
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  
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  
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



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  
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  
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  
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  
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  
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  
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  
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

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  
人此豈不可但勿以踈漏爲誚也俄而侍  
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  
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  
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  
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翻然却入姨坐謝  
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  
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



言淵子集  
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荅曰渠淺  
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  
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  
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  
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  
間門剗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  
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  
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

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  
歸恐尚書恠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  
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  
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  
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  
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  
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荅以媿  
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



諺淵子集  
不自語  
三  
不書院  
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  
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  
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  
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  
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  
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徃徃有巨白蛇在  
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

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  
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  
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  
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將暮焉二  
女奴曰卽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  
隸又皆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  
有姝麗誠可畱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  
馳馬傍車笑而顧曰卽君但隨行勿捨去



某適已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卽出奉迎耳車子旣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畱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白蛇記終

巴西侯傳

說淵五十六

別傳五十六

吳郡張鋌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  
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  
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  
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  
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鋌因問曰爾君  
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  
耳鋌卽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



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慕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

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轟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



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班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稱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鉅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

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鉅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鉅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鉅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



言游集 卷之五 傳 三 書院  
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  
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  
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不知君  
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  
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  
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  
有恠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  
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

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  
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鋌亦假寐  
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已身臥於大石龕  
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  
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  
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  
虎頂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  
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



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  
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  
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  
也鋌既見大驚卽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  
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  
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  
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  
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

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  
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巴西侯傳終



柳歸舜傳

說淵五十七

別傳五十七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遇  
風吹至君山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  
三四五里與酣踰越磳澗不由徑路忽道  
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六  
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  
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爲絲  
竹音石中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幹偃陰



言波子集  
不亦  
書院  
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葉深  
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  
翠木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  
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  
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  
露者有名鳳凰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  
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  
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

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  
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  
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  
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  
者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  
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  
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泛  
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



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

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畧坐以具蔬饌卽有捧水晶床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



前度受捶有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時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間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自侍群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方

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行機雲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師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



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柳歸舜傳

終

求心錄

說淵五十八

別傳五十八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旣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



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  
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度可  
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  
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  
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  
僧貌甚老旣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  
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  
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

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  
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  
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  
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  
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  
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  
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譎故又以之遊於市  
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



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  
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身  
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  
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  
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  
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  
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  
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

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  
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  
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  
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  
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飽而  
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  
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旣食矣當禮四方  
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



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設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

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求心錄終



言淵五  
卷之八  
四  
書院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知命錄

說淵五十九 別傳五十九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粹之者

說淵五  
口  
嚴山



拽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  
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  
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  
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  
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  
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床几一人衣緋  
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  
司獄者付磔獄者付鑿獄者付湯獄者付

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  
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  
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  
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  
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  
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  
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  
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



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  
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  
卽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  
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  
稍似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  
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旣出其城不  
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  
命甚薄突明卽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

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  
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  
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旣同詣其  
家二吏不肯上階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  
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  
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  
闇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  
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



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  
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  
良久方悟全素旣言情不得下堦問二吏  
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  
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  
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  
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  
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

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  
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  
近床以手搖動則魘不寤矣全素依其言  
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  
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  
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  
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  
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



言洪王集 卷之四 書院  
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  
人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  
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  
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  
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  
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邪今欲  
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  
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

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  
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  
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  
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  
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  
頭垂于穴中誠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  
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  
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囚



縛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

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



詩淵集  
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  
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窻讀八  
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堦見堂門斜掩一  
吏執老人投于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  
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  
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畧無所見二吏自  
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  
旣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

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  
乘肩輿憇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  
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  
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  
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  
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  
舊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  
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



何爲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知命錄終



程